

细琐、平淡的生活表象下暗潮汹涌 / 浮华、喧嚣的城市中心孰真孰假

Jean Hanff Korelitz

You Should Have Known 早知今日

[美]珍·汉夫·克莱利兹 著
黄瑶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You Should Have Known

早知 今日

[美]珍·汉夫·克莱利兹 著
黄瑶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早知今日 / (美) 克莱利兹著；黄瑶译。—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411-4018-1

I. ①早… II. ①克…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4973 号

YOU SHOULD HAVE KNOWN

By Jean Hanff Korelitz

Copyright © 2014 by Jean Hanff Korelitz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21—2014—151

Zao Zhi Jin Ri

早 知 今 日

[美] 珍·汉夫·克莱利兹著 黄瑶译

策划编辑 孙淑慧

责任编辑 王筠竹 奉学勤

责任校对 王冉 舒晓利 韩华

责任印制 喻辉

封面设计 张妮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址 www.scwys.com

电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真 028-86259306

排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 mm×210 mm 1/32

印张 14

字数 360 千

版次 2015 年 6 月第一版

印次 201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1-4018-1

定价 36.00 元

CONTENTS

目录

〔Part 1〕 第一部分…从前

Chapter1 早知今日 / 003

Chapter2 有什么事能比生儿育女更有意义呢？ / 024

Chapter3 我不属于这个城市 / 047

Chapter4 致命的温柔 / 061

Chapter5 快捷通道 / 070

〔Part 2 / 第二部分... 现在

Chapter6 好景不长 / 091

Chapter7 一堆没用的事实 / 104

Chapter8 有人刚刚给你丈夫发了一封邮件 / 119

Chapter9 谁在听? / 135

Chapter10 医院大本营 / 162

Chapter11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 176

Chapter12 糟糕, 糟糕 / 193

Chapter13 房屋间的空地 / 206

Chapter14 走向终结 / 227

Chapter15 寻找与捕捉 / 249

〔Part 3 / 第三部分...后来

Chapter16 有旺夫命的女人 / 263

Chapter17 悬念 / 275

Chapter18 犹太村里的圣诞节 / 291

Chapter19 弥天大错 / 314

Chapter20 失踪的手指 / 345

Chapter21 小跟班 / 363

Chapter22 我离开后他们会聊到我的第一件事 / 388

Chapter23 世界的尽头 / 402

Chapter24 另一种人生 / 426

致 谢

Part 1

「第一部分」

从前

早知今日

通常，第一次踏进这个门槛的人最后总是会痛哭流涕地离开。眼前的这个女人看上去也不例外。只见她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然后神态自若地和格蕾丝握了握手，俨然一副专业人士的架势。至少她自己是这么以为的。在沙发上落座后，她把两条被斜纹裤包裹着的纤纤玉腿轻轻搭在了一起。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如梦初醒般地意识到自己现在身在何方。

“哇哦。”这个叫作丽贝卡·韦恩的女孩（格蕾丝几分钟前才复核过她的名字）感叹道，“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进过心理咨询师的办公室了。”

此刻，格蕾丝正坐在她专有的办公椅上，搭着略显短小的双腿，俯身向前。她总是忍不住摆出这样的坐姿。

“真是太奇怪了！我每一次坐进来，就会有一种想要大哭一场的冲动。”

“好在我们这里的纸巾够用。”格蕾丝笑着接话道。她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自己坐在现在的位子上，就像现在一样跷着腿，两耳充斥着客户的哭诉。在这间办公室里，哭泣已经成为每天必会上演的戏码。就像她童年挚爱的作家贝蒂·麦克唐纳书中写到的那样，爱哭的主人公总是不可遏制地哭哭啼啼，直至眼泪堆积成泪海，淹没她的下巴。

“嗯，其实这个房间也没什么特别的。”格蕾丝愉快地接着说，

“家具陈设也很单调。”

“没错。”丽贝卡边说边环顾着四周。当初，为了要装潢这间办公室，格蕾丝可谓煞费苦心，一心想让它集各种优点于一身。她希望它舒适又不过分招摇，温馨又不缺乏个性，所以就连房间里的摆设也都是再寻常不过的物件了。门边的墙壁上挂着艾略特·波特那幅人尽皆知的桦树图，红色的基里姆地毯搭配燕麦色的沙发和定制的旋转皮椅，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张玻璃表面的咖啡桌，上面则摆放着一个皮质的纸巾盒。紧邻咖啡桌的是一张陈旧的松木办公桌，桌屉里码放着黄色的标准拍纸簿和一沓沓的名册——名册里面除了精神病药理学家、儿童心理学家和戒烟催眠治疗师的信息之外，还有房产代理商、旅行社、中介、理财师和离婚律师的名录，可谓一应俱全。书桌上有一个外表普普通通的陶瓷马克杯，里面插着几支钢笔。这个马克杯是格蕾丝的儿子亨利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制作并送给她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不起眼的小物件总是会引来无数瞩目的眼神，并唤起许多人对于过往的回忆）。在马克杯旁边，立着一盏白色的陶瓷灯，微弱的灯光透过粗亚麻布的灯罩，淡淡地洒在会议记录本上。房间里唯一的窗户面向房子后面的小巷，窗外并无风景可言。几年前，格蕾丝也曾想过要在外面种上几盆颜色艳丽又好养活的花花草草。但是不久，这些花草因为晒不到阳光而枯萎了，最后连花盆都被人偷走了，只剩下一圈深色的印记还顽固地印在水泥地面上。看来她真的不是一个适合种花的人。

然而，格蕾丝今天上班时却带来了一束鲜花——是莎拉贝丝特别推荐的桃红色玫瑰花。为什么一定要是桃红色的玫瑰花呢？格蕾丝对此不禁有些纳闷。莎拉贝丝不会以为《Vogue》杂志要给她拍一张彩照吧？要知道，杂志社能够有兴趣给她拍上一张黑白的照片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她还是顺从地照她的吩咐买了花，然后从办公室的小厨房里翻出了一个不知道是谁送的花瓶。现在，这束花正摆在茶几的一头，似乎随时都可能被丽贝卡厚重的羊毛大衣给刮倒。

“你说得对。”格蕾丝打开了话匣子，“很多人坐在这里都会有种想哭的冲动。一般来说，很多人从进门的那一刻开始便彻底释怀了，忍不住想要哭一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吧。没准儿下一次我也可以来这里哭上一鼻子。”丽贝卡回答道。格蕾丝仔细地打量着面前的这个女人。她三十岁上下，算得上是有几分姿色，身上设计考究的服饰很好地掩饰了她丰腴婀娜的身形，反而让她看上去略显纤瘦。剪裁合身的白色棉质衬衫衬托出了她身上那股男孩子般的英气，而棕色的斜纹裤则正好凸显了她盈盈一握的腰身。总之，不管是上衣还是下装，都成功地制造出了一种假象，看得出设计师十分精于此道。不过，格蕾丝想，对于丽贝卡这样一个就职于《Vogue》杂志的人来说，接触服装设计高手的机会一定不少。

足蹬皮靴的丽贝卡打开放在脚边的公文包，从里面翻出了一个过时的磁带录音机，然后将它轻轻放在了玻璃茶几上。“你不会介意吧？”她说道，“我知道这个家伙看上去已经是个老古董了，不过我喜欢用它来录制采访过程。有一次，我采访了一个流行歌手，谁知她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当时我使用的那支高档录音笔只有火柴盒大小，可是回放的时候我却发现它连只言片语都没有录下来。那可以算是我从业以来最心惊胆战的一次经历了。”

“的确是挺吓人的。”格蕾丝点头附和道，“看来你已经克服挫折了。”

丽贝卡无奈地耸了耸肩，“咔嗒”一声按下了磁带录音机上的录音键，然后又伸手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个老式的速记本和一本样书。

“哦！你已经拿到我的新书了！”格蕾丝不禁喊出了声音。在她看来，那闪亮的书封看上去是那样的崭新，而且拿在别人的手里有种十分不可思议的感觉。要知道，她以前一直都觉得自己写这本书只是为了给自己欣赏的而已。

“当然了。”丽贝卡淡淡地答应了一句，仿佛一瞬间又变回了刚

才那个运筹帷幄的专业人士。相比之下，格蕾丝反而像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新手一样。可是，她实在是很难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创作被真实地编辑并印刷成一本实实在在的书。

为了这本书，格蕾丝已经倾注了整整两年的心血。工作时，她常坐在角落的书桌旁，利用客户预约时间的空当进行写作。度假时，她则会选择坐在湖畔小屋卧室里那张厚重的、布满水渍的橡木桌旁，一边望着窗外的码头一边创作。在她那位位于 81 街上的公寓里，无论乔纳森是在医院里值夜班，还是已经不堪疲倦上床睡觉，或是亨利已经抱着书睡着，她都在坚持工作。为了整理素材，她会给自己泡上一杯姜茶放在电脑旁，把工作台上除了水槽的位置以外都铺上旧病历，然后在上面贴满标注用的便利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她将自己长久以来坚信的许多理论都写进了书里。这些理论大部分来源于她与生俱来的生活智慧，还有一些则是她在十五年前还未接触这个行业时就已领悟到的人生道理。说实话，要不是她把这些想法一字一句扎实实地落在笔头上，让它们摇身一变成了“权威人士”的见解，她还真没有意识到自己居然懂得那么多的道理。

不过，在格蕾丝看来，自己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天赋异禀，也算不上是聪颖过人。总之，不知为什么——也许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格蕾丝·莱因哈特·萨克斯天生就具备超群的社会观察力和理解力，并且善于思考和与人交流。虽然她既不会唱歌跳舞，也不擅长加减乘除，更不像她的儿子那样富有音乐才华，或是像她的丈夫那样能够救死扶伤，但她总是能够一针见血地看穿别人正在为何事而苦恼，并且能够告诉对方该如何获得解脱。对于格蕾丝来说，在纸上码字就能够吸引《Vogue》杂志的编辑到这间不起眼的办公室里来采访她，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又振奋人心的事。不过，她在心里也会不时地感到纳闷，因为她在书里写到的其实就是一些普普通通却又常常被人忽视的道理而已。人们为什么要为这些常识而感到

大惊小怪呢？于是，她只能安慰自己——或许这些司空见惯的道理重复再多次也不过分吧。

几周前，格蕾丝曾在克拉夫特餐厅的包间里和一群出版业人士共进了一顿午餐，并借机推广她的新书。虽然那些人看上去都是愤世嫉俗的厉害角色，但格蕾丝还是忍不住被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专业气质深深地吸引了。觥筹交错间，她不仅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新书——《早知今日：为什么女人总是听不懂男人的话》，还向他们详细解释了这本书与其他感情类书籍的不同之处。

午餐会结束后，公关负责人科尔顿便开始接到各种来请格蕾丝参加电视新闻访谈的邀约。看来她在午餐会上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那位和她交谈甚欢的离婚女编辑在《More》杂志上为她争取到了一篇特辑。而那位凶巴巴的“领结男”也顺带预约了美联社的一篇专访（连格蕾丝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很快，《Vogue》杂志的这篇专题文章也要刊登出来了。一切似乎都已经步入正轨。

“我的编辑几周前就把它给我送过来了。”丽贝卡一边说一边把样书放在了桌面的纸巾盒旁边，“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要知道，很少有人会听到这样犀利的劝解：‘要是你没有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这样的措辞听上去可真是咄咄逼人。相比之下，传统意义上的情感类书籍措辞都太温和、太谦逊了点。”

意识到采访已经正式开始了，格蕾丝赶忙整理好思绪，准备施展一下自己在之前的“媒体训练课”上学到的那些“技巧”。她回答问题的声音开始不同于往常，变得有点矫揉造作起来。事实上，她在为客户做心理咨询时也是拿腔拿调地说话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说实话，我也觉得温和谦逊的方式是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来敞开心扉接纳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被别人刻意温柔地对待。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但凡犯了点错误，也应该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失误，决定下一步应该如何弥补。我总是对我的客户

这样说，如果他们就是想要找一个人来告诉他们，一切都会没事的，或是说世间没有偶然之类的话，他们就没必要花钱找我来开导他们了。或者说，就更没有必要来买我的书了。”格蕾丝笑着说道，“他们可以买点别的书来看。比如说《如何重获健康的婚姻》，或者是《如何为爱而战》。”

“没错。不过你的书名更加……有几分挑衅的意味，不是吗？《早知今日》。我的意思是说，每当看到某个政客为了澄清自己无意中泄露出来的不雅照，或是解释他与情妇之间的不伦关系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我们总是会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而且，他的妻子还会虚伪地站在他的旁边，摆出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你懂的，大家肯定都想问她——‘真的吗？你真的觉得吃惊吗？’”

“我觉得那位妻子没准真的很吃惊呢。”格蕾丝点点头说，“问题是，她应该这么吃惊吗？她能否做些什么，让自己不至于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呢？”

“所以这就是你选择的题目啰？”

“嗯，是也不是。”格蕾丝回答，“实际上，这个题目是我的第二选择。我本来想给这本书起名叫《未雨绸缪》来着。但是大家都不同意，说这个题目太浅显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最后都妥协了。通常，当别人做了一件令我们倍感意外的事情时，我们总是会说——世事难料。当我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枕边人其实是一个色鬼、一个贪污犯、一个瘾君子抑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鬼时，即使我们已经和他们结婚生子，也改变不了他们不负责任、一意孤行的幼稚行径，对不对？”

“没错！”丽贝卡掷地有声地回答道。在格蕾丝看来，丽贝卡的这次回应似乎掺杂着几分个人的情感色彩。不过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毕竟她说的都是一针见血的大实话。

“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形时，我们总是会绝望地感叹，真是人心隔

肚皮呀。但是我们从来都不会反省一下自己对于这次上当受骗的经历应该负点什么责任。所以说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任，否则就无法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很容易就会重蹈覆辙。”

“啊哦。”丽贝卡说着抬起头来。很明显，她对于格蕾丝的这个论点并不太认同，“你的意思不会是说，我们应该把责任推卸到感情的受害者身上去吧？”

“其实在感情的世界里并没有谁是受害者之说。”格蕾丝答道，“我干这一行已经有十五年了，也听到过很多女性客户对我描述她们对于自己伴侣的最初印象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而我每听一段故事就会在心里默默地想：其实你早就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换句话说，从你们第一次彼此交谈，第一次出去约会，或是第一次认识彼此的朋友时，你就知道他喜欢色眯眯地偷看别的女人，你就知道他花钱大手大脚，你就知道他看不起你。不过，女人总是有办法对自己不愿承认的事情装作视而不见。一切不好的因素统统可以被有意地遮掩过去。或者说，我们会规劝自己不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然后总是要等到最后一刻才想起来安慰自己说：‘我终于看清他了。’就这样，冲动的感情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盲目地忽视了自己最初体察到的真相。要知道，感情的破裂对于一个女人一生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我们看到其他的女性上当受骗的时候，心里总是会纳闷，她怎么会看不出来呢？可是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骗局的受害者呢？因此，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对待别人，我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在别人用谎言和假象来蒙骗我们之前就做好防范，擦亮双眼。”

“但是——”丽贝卡抬起头来将目光投向格蕾丝，但手里的铅笔还在本子上不停地写着，“不光是男人会骗人。女人也是会骗人的，不是吗？”她的眉头紧锁着，以至于额头上浮现出了一个明显的“V”字。显然，《Vogue》杂志社没有要求她去打肉毒杆菌。

“没错，你说得对。我在书里也提到了这一点。不过，我百分之

九十的客户都是女性。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坐在沙发上，向我哭诉着伴侣的欺骗行为。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决定要以女性的视角为出发点来写作这本书。”

“好吧。”丽贝卡一边答应着一边把目光又放回她的笔记本上，“我明白了。”

“我可能太爱说教了。”格蕾丝微笑着自嘲了一句。

“我倒觉得你对自己的事业很有热情。”

没错，格蕾丝在心里附和着。她应该记住这句话。

“无论如何，”她语重心长地说，“终于有一天，我已经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端庄善良的女性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来看诊，却最终只能痛苦地意识到那些男人根本就不可能改变，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改变。而她们折腾了半天，到头来还是回到了原点。这些女性有权了解事情的真相。也就是说，这样的感情已经是覆水难收、无法挽回的了——至少她们所期许的‘破镜重圆’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她们必须要知道，有些错误是根本无法弥补的。”

格蕾丝停顿了一下，以便让丽贝卡能够跟上她的节奏，顺便回味一下自己刚才这番“惊世骇俗”的论断（一年前，当莎拉贝丝第一次和她见面时，就是这么评价她的）。这一切来得还是太突然了。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决定拿起笔来直抒胸臆的那一刻是多么的激动人心。

“不管怎么说，千万别选错了对象。”格蕾丝望着还坐在燕麦色沙发上摆弄着速记本和录音机的丽贝卡，仿佛由于这位《Vogue》杂志社编辑的大驾光临而深受鼓舞，决定意味深长地下一个结论似的说，“一旦选错了对象，那无论你再怎么想挽救自己的婚姻，也是无济于事的了。”

听了这番话，丽贝卡沉思了片刻之后抬起头来说道：“这话还真是犀利。”

格蕾丝耸了耸肩膀。没错，这话确实很犀利，这一点她并不否

认。不过，现实就是这么残忍。一个女人一旦选错了对象，是永远也不可能将对方改造成自己的理想伴侣的。道理就是这么的简单——世界上最厉害的心理咨询师也无非只能够帮助双方达成一种妥协而已。在格蕾丝看来，如果能够及时地发现自己选错了人，就只是痛苦一时而已；如果一辈子都醒悟不了的话，就只能忍受终身的惩罚了。不和谐的两个人是无法走完婚姻这条路的。

当然，并不是说格蕾丝不同情这些为感情所困的人。事实上，她是发自内心地同情他们，尤其是那些前来向她寻求帮助的人。可她除了能够听他们吐槽对方，然后帮他们灭灭火外，真的是无计可施。最让她感到痛心疾首的是，很多类似悲剧的发生其实完全是可以事先避免的。而且，她的客户也不都是冥顽不灵之辈。他们或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或是具备一定的洞察力，有些甚至算得上是绝顶聪明的人。一直以来，有一个想法总是困扰着格蕾丝——也许这些人是命中注定要在年轻时遭遇、接受和承担这样的伤痛。可不甘心的她总是想要摆脱这种认命的消极想法。

“试想一下。”她对丽贝卡解释道，“你正与某个男人面对面地坐在餐桌旁，进行你们的第一次约会。这个颇具魅力的男人也许是我在朋友家认识的，也许是你通过什么其他方式遇到的。从你第一眼看到他时，你的直觉就已经开始为你解读站在你眼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了。你会觉得，男人是一种那么容易被看透的生物。先不论他聪明与否，或者说他是否会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你起码能够体察到对他人的率真程度和对周围世界的兴趣。你还能够分辨得出他是善良的，傲慢的，充满好奇心的，还是慷慨大方的。从他对待你的方式和与你谈论的话题中你也能够了解到不少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比如他在家里的地位、在朋友圈中的角色以及对待之前几段恋情的态度。甚至从他的身体健康情况和财务状况上也能够看出他对自己到底有多在乎。但是接下来……”

她停顿了一下。丽贝卡仍在奋笔疾书，一缕金发垂落在额前。